

自脩適用

高小論說文範

卷三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高等小學論說文範卷三

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論

用折筆作翻

鼠輩不足與議

出秀才字

鄭重

再用翻騰之筆文勢

達勁轉入正面

天下者國民與有責焉者也。天下興國民之榮也。天下亡國民之辱也。今之漠視天下者，輒謂天下興亡，彼衮衮者任之，而不知彼固無遠志也。彼其所謀，所事爵位之赫也，金錢之積也，姬妾之衆也。彼又烏知天下事哉？然則天下孰任之？曰：秀才任之。夫秀才亦多矣。吾見有橫行鄉曲者，焉有薰心利祿者，焉求其以天下為己任者？什不得二三焉。嗚呼！此秀才之所以賤也。乃若范文正者，當其為秀才時，貧富貴賤不一動其心，而常慨然有志於天下。夫以秀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即是此意

直起老

隨手推開

文便寬展

此段寫奢

之奉法全

是愛國主

義非欲博

才而肩天下之重。天下之人實利賴之。豈必有位於朝耶。嗚呼。文正往矣。後之秀才當如何聞風興起耶。

世稱三蘇之文如行雲流水。吾草此篇時。機神諧暢。自謂髣髴似之。

趙奢守法論

史稱趙奢為田部吏。收田稅之官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趙平賴之以強。夫平原君趙之貴公子也。田部吏官之碌碌者也。烏得與平原君抗。然而奢以為法者。趙之法也。無法是無趙也。趙既以法授我。不問其為貴族也。為平民也。但有軼乎法者。即得以法治之。如此而後趙可強也。雖

強項之虛名也
太史公謂平原君翩翩然濁世之佳公子吾亦云然此意更遠吾聞親貴之壞法者屢矣為之一嘆

游藝字有根

然平原君亦賢者也。如自恃貴介，首先壞法。趙奢其奈之何？且以平原君之氣力，與從事者之橫恣，不難執趙奢而殺之。趙奢又奈之何？然則奢亦幸而免爾。今世非無趙奢其人者，而平原君不可得，則法終不行，而國隨以亂。嗚呼！吾賢趙奢，吾於平原君尤慨想流連不置云。

註釋

碌碌

音祿。與錄通。碌碌，隨從之貌。史記酷吏傳：「碌碌奉其官。」論語註：「碌碌，庸人。」

筆有光芒，義挾風霜。一出一入，字值百金。

游藝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吾夫子之教人也，自志道據德依仁而外，亦曰游於藝。夫自聖人言之，

善於剖解

鹽胸生層
雲

情景逼真

農工商部
日在夢中
何曾想到

仍縮到游
子作收

則曰游藝自吾儕言之則曰習藝何則游者泛覽之謂也
習者專治之謂也蓋時至今日科學大進人執一業猶思
弗勝而謂僅以游焉者當之乎且夫藝之有益於人也大
之則報國小之則營生泰西無人不習藝故既富且強吾
國反是故貧弱日至士大夫既厭薄之百工徒隸之人又
無學問以濟其窮徒恃十指為朝夕餬口計嗟夫此藝之
所以日益苦窳而商戰亦生是敗歟今試下一令曰有能
製奇器以富強吾國者朝廷立重賞之如是而藝之蒸蒸
日上也可豫決矣雖然吾聞西國有學藝會焉人每出其
所得以相研究斯亦相觀而善謂之摩之意也則仍無易

乎游之一說也

註釋

苦窳

苦果五切音古或作梧窳以主切庾上聲器之濫惡者也

語既精刻筆復軒豁富國足民以此為券

墾荒議

彼有殖民
部試問我
何如

白山黑水

彌望荆蕪

亦題中應
有之義

西人之闢新地也。凡以為殖民計也。因地之利也。遂民之
生也。今吾國亦駸駸患人滿矣。而睡夢之政府。惟知剝削
生靈。渺不識殖民為何事。且并吾固有之地。而荒棄之。或
曰。此無俟政府之提倡也。吾民之有實業思想者。或糾合
公司。或號召團體。擇其荒蕪不治之地。獨畫一區。曰。畱曰。
畬。以惠吾無量數之窮民。豈不幸甚。雖然。特患吾民方攘

商辦輪船
公司鐵路

公司其前

車也

水旱偏災

屢見報端

滴滴歸源

彼哉彼哉

一口吸盡

西江水

探原立論

之。別。之。而。政。府。忽。思。染。指。焉。任。事。者。有。不。聞。而。意。阻。乎。夫。
西。北。之。荒。固。已。即。東。南。號。稱。沃。壤。然。若。者。以。水。廢。若。者。以。
旱。廢。豈。盡。人。事。之。克。修。耶。故。吾。謂。墾。荒。盛。舉。也。必。政。府。挽。
之。於。上。人。民。推。之。於。下。而。後。全。國。無。不。毛。之。土。也。嗚。呼。此。
非。司。農。之。責。歟。

註釋

蓄畬

蓄音緇。畬音余。禮坊記。引易不蓄畬。鄭注。田一歲曰蓄。二歲曰畬。三歲曰新。

不。瘠。不。肥。詞。意。相。生。妙。在。一。氣。團。結。無。一。語。支。出。題。外。

說法律

法。律。者。非。以。束。縛。人。民。也。使。人。人。日。游。於。法。律。之。中。而。後。
天。下。可。治。安。也。夫。古。之。時。風。俗。醇。厚。人。民。之。道。德。高。尚。無。

精深透闢

名論不刊

此時勢為
之無可如
何也

英美各國
庶幾近之

有公天下

之心者而
後可以立

憲否則吾
為之懼

琅初無事法律也。今也不然。爾詐我虞。機械百出。有法律以範圍之。尚恐其潰決也。無之而更何以為治也。且法律之至者。猶道德也。何則。道德之制裁為無形的。法律之制裁為有形的。今既不能使無形者還之於隆古之世。則有形者之防禁亦正所以濟其窮也。雖然。能一方以法律繫之一方。復以道德浸之。則人民交受其益。較之全恃法律者。似不可以道里計也。嗟乎。為治而至論法律。已寢失古聖人之意矣。乃若法律而復參以私焉。則吾不知此似是而非者。果能行之無阻耶。

剝膚存液。靈警異常。是文之以意勝者。

答友人言實業書

揭明來意

此段言前

清政府之

腐敗

此段言新

國民於實

業思想亦

甚幼稚

此段言歐

風美雨彭

此段言

來書謂吾國實業衰落。皆政府不知提倡之咎。意非不是也。某則謂昔之持政柄者。盡行尸走肉。其於社會生活狀態。如隔十重雲霧。毫未有見。斯固無怪其然也。獨自政體改革後。彼自命為國民。而又廁先進之列。亦泄泄焉。沓沓焉。對於一切實業。無毀無譽。每好以冷眼觀之。乃者二三志士。或議築路。或議開礦。或議興種種實業公司。方具一絕大希望。以為富國券。而金融逼迫。資本艱難。雖志大言大。其如此妙手空空。何哉。嗟乎。外人之所謂經濟的政策。已如狂風怒潮。橫被東亞。而我之室廬之財產之生命。恐

是急然
此段言興
實業不如
由小及大
較為易也

直起頗似
史筆
虛虛一轉

不能稍緩須臾無恙也則何如急則治標先集小工團以
我之天產之富人工之廉集數十百小工廠以從事尚非
甚難他日大業可興綜而合之亦較易也書不盡意珍重
珍重某上言

註釋

行尸走肉

拾遺記任永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爾

語有分寸不作夸誕之詞坐言起行當推此種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

宋祖從趙普之計令石守信等罷典禁兵以功名終其待
遇勳臣不可謂不厚也雖然猶未盡焉夫守信等皆忠亮
死節之臣與宋祖共定天下剖符襲爵世世弗絕其分也

口蜜腹劍

酒酣喝月
使倒行

比例精確

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

乃慮其權重。謂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者。汝亦不得不為其欲久竊帝位。已損讓賢之美。而君臣之間猜嫌未泯。則尤局量之褊也。夫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豈真有好為亂者。不然。能禁彼等之怏怏乎。且幸而守信等皆從命。不然。兵權在掌握中。稱帝稱王。非即旦暮間事乎。故吾謂守信等純臣也。宋太祖賢君也。而私心未淨者也。惟其恩遇臣下。俾全晚節。視漢高之宇內甫定。即殖醢韓彭。則舜與跖之分也。嗟乎。此張良之所以願從赤松遊。范蠡之所以扁舟掉五湖也。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蒯通之所以曉韓信。

起得簡老

剖詰精礪

意翻空而

易奇

造句新穎

改良刑律
文明初基

也。千古雄猜之君。率用是道。而為虎作倀者。欲遂共
享安樂。宜醢其肉。賜諸侯矣。石守信等亦幸而免耳。
祥刑說

尚書呂刑篇言祥刑者再。蔡傳曰。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是也。夫古之時。畫象而
治。無所謂刑。何所謂祥。至中世。乃有肉刑之制。而治益荒
矣。項者。泰西諸國。人澤其教。家有其富。庶幾刑措焉。獨我
黑閭獄吏。天性鷹擊。其視人命也。若管其視王章也。如戲。
去慎刑尚遠。而欲其治象蒸蒸。與上古媲美。抑又難矣。雖
然舊者滌之。新者擷之。刑法之改期於大中。不獨己國能。

領事裁判
權尚未撤
去其於刑
事有玷耶
大有玩世
之意

稿是續過
孝經
轉筆出人
意外

遵之。列國亦能遵之。如是。雖與祥刑之治。猶有逕庭焉。然
法權要自弗失也。嗚呼。世未大同。人慾益肆。民之作奸犯
科者。蠶起能毋淫刑以逞已為難得。尚安望畫象之美耶。
註釋 刑措 謂置而不用也 鷹摯 史記酷吏列傳定襄太守義縱以鷹摯毛摯為治 管
音姦玉篇 逕庭 庭音聽增韻隔遠貌見莊子

讀孝經

嗚呼。吾讀孝經十八章畢。而不禁深有味乎其言也。夫人
自有身以後。皆當盡孝之年。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可無
以報之乎。雖然。報者有盡。而不報者正無盡也。惟其然也。

獨標真諦

更深一層

見韓詩外

傳

無古今中外一也

故曰體之奉非孝也。順親為孝。勞力之用非孝也。顯親為孝。世之論者。每以忠與孝並重。不知忠屬人為的。君臣以義合。不以而孝乃天性的。天固不得以人而冒之也。且世庸有去。合則不仕之人。斷無無親之人。然則人子之於父母也。終其身之謂也。非敢言報也。言報而已。非孝之至者矣。嗟乎。樹欲靜而風不甯。子欲養而親不在。曾子曾深痛之。孔子之以是告之者。蓋亦謂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非第為一時一人告實為天下萬世告也。凡為人子者。宜如何深體而力行之耶。

統體醞釀深純。無一叫囂氣。理境題之極好模型也。

石門下馬
氣如虹

折筆須學

聖人之言
不可誣也

子龍一身
都是膽

大勢至此
一頓

華盛頓論

獨立者貴種之民族也。奴隸者賤種之民族也。方美之受英羈絆也。苦英之苛稅。與其一切奴視人民。遂有十三州獨立之舉。而華盛頓乃於是時一躍而為元帥。夫以一平民為元帥。誰不驚且懼者。然而華盛頓則謂欲脫奴籍。必求獨立。欲求獨立。必經決鬪。所謂自由。以流血購之者也。迨其後與英人交綏。出入於槍林彈雨者七八年。英卒無如之何。而斬新偉大之共和國遂湧現於地球上。嗚呼。豈不盛哉。藉使當日者華盛頓稍一退讓。他然不敢與英人抗。則十三州如火如荼之國民。長屈伏於英政府權力。

無赫赫之
功者亦無
鼎鼎之名

用筆跳脫
異常

花放水流
筆無停機

是擒賊擒
王肘人肘

之下雖至今猶奴隸可也而華盛頓巍巍之銅像其高出
雲漢者又何自而動後人之流連慨慕耶嗚呼陳涉有言
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吾念華盛頓而心益怦怦動矣
筆力橫絕文情恣肆可當露布可代檄文

振興實業論

吾國之言實業久矣其不見振興者何也或曰母財之缺
也人才之乏也雖然此其果也而非其因也因者何則無
良政治為之利導也無良政治則雖有母財也人才也而
實業之振興者無幾也曷以故凡一事之成立也必有種
種機關為之輔政治者總機關也未有總機關不進行而

立憲國之
政府為國
民所造成
故結處連
類勸之

氣機流走
數語交出
汁漿

其他能進行者也。嗟夫窮者亂之端也。彼各國之張大實業也。誠知救窮已亂之無逾於此也。而吾國民鑒於舊政府之腐敗鋤而去之。改組新政府。欲造成一完全之機關。以為提倡實業計。此時不亟圖振興。恐後此無振興之日矣。我新政府其果何以副國民之望耶。我新國民其亦何以贊助吾政府耶。

實業不興。歸咎政治。深得題竅。文亦駿快絕倫。

救國論

國步艱難。外患益迫。世之扼腕談時事者。復曰國危矣。國亡矣。嗚呼。徒言國危。徒言國亡。亦果曷補哉。大凡國之危。